

耳

樂鈞著

食

錄

上

進步書局校印

耳食錄提要

札記小說始自唐宗淳猶之子抱其咫尺見
尺間邯鄲學步適成為西子之效顰獨作
者奮筆為之借蛇神牛鬼之談達初善懲
淫之意婆心佛口眾生懺悔孽緣樂旨潘
辭片語發揮妙理具此才筆直可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可食云乎哉

耳食錄總目

卷一

夕芳

鄧無影

青州賈

張將軍

樊黑黑

譚襄敏夫人

蓋宮仙史

劉秋岵

錢氏女

胡好好

西村顏常

紅裳女子

雪媒

蜀商

毛生

三官神

鄒忠介公

長春苑主

梅花美人

紫釵郎

畫師

荊州女

竹冠道人

上官完古

徐太保

卷二

紫溪洞長

宓妃

跨衛者

葛衣人

過陰

沈翹翹

南塋社令

廊下物

秋心山人

秦少府

竹連環

大赤蛇

繡鞋

彭公子

方先生

市中丐者

李齊娘

困默真人

吳士冠

章琢古妻

阿惜阿憐

紫衣吏

胭脂娘

綠雲

卷三

王方伯

東倉使者

卜疑軒

田賣鬼

攬風島

蔣氏女

黃衣丈夫

大王

蕭點雲

李公

芙蓉館掃花女

哭笑疾

婦失褲

捕魚仙

髑髏

二兒役

碧桃

我來也

董公

香囊婦

青青

奎章道

李氏婦

胡夫人墓

古瓶

婉如

王侍御

東嶽府掌簿

段生

卷四

韓布衣

影娘

劉生

羅臺山

揭雄

清河令

明綃

文壽

沈髯

並蒂蓮

河東丐者

寶劍

蛟

平陽生

愛驢

吳生

貓言

爪異

秦某

武侯碑

姚子英

奎光

燕

葆翠

蠟技

施建昌

湯琇

西坡逸叟

交物

癩蝦蟆

范依

過期孕婦

三都人

沈利梁儀

蜘蛛

書吏

卷五

魏翁

女湘

齊福喜

狼狽

何生

偷兒

柏秀才

龍蝨

華廣

陳著

張碧雲

鐵丸

廬山僧

鼈

韓五

易內

石先生

瘋道人

惡蠅

宋先生

金陵樵者

龍某

沈璧

余時鏞

章五

王黃鬪子

貓犬

仍吉

石孝廉

周英如

盧山怪

戴公

癡女子

惡鼠

志誤

陶金鈴

耳食錄卷一

臨川樂鈞著

夕芳

宜川張伊理。邃於學而不偶。家故貧。一子名露。年十三。而伊理卒。露幼頗慧。善讀父書。伊理以不遇感憤。竟令露廢業。藉樵牧以奉母。三載矣。同邑黃生。伊理舊友也。以文學教授鄉里。憐而收之。令就學。露母泣而謂黃曰。公惠教。藐孤。實起死人。而月白骨。雖然。露之勿學。夫子之志也。黃曰。嫂氏休矣。鬱而不發。豈理也哉。張吾軍者。非露而誰。故人有知。當亦首肯。卒教之。三年而文成。令就郡試。試有期矣。偶登城闕。興發高吟。得夕陽片石。明羊角。芳草孤洲。暗虎頭之句。一儒巾少年。神骨清迥。前揖之曰。君非宜川張君者歟。余雲林鄭玉也。適聞佳句。不減義山錦瑟之調。露怪其擬議不倫。且問何以相識。玉笑曰。僕固識君。君何不識僕耳。露終茫然。陽謝之。而心儀其人。漸與浹洽。日既暮。邀歸旅舍。偶及試事。玉曰。君程文太高。恐不諧俗。盍揣摩時好。以圖一當。露笑曰。伯牙不以里耳改弦。王良不為獲禽易轍。况文章不朽之業。安敢自敗。玉唯唯。比曉辭去。數日。杳不復至。試既畢。玉忽來。袖出露試卷。擲案上。露失色。問所從來。玉指其卷曰。此豈利器哉。吾為君謀易之。已獲售矣。露愈疑。已而果售。始異其

言及視所易卷文甚劣。然心德之。向玉稱謝。玉歎曰。吾非逐臭名場者。以君祿命太薄。又得文名。恐造物見怒。姑為此態。君先世有清德。歿後必大。露由是愈奇之。居數日。別去。露亦歸。住見黃。未言也。忽報玉至。僕從甚都。即執贄見黃。願為弟子。黃既以露為先容。深器之。玉復與露約為兄弟。玉長一歲。露兄之。明日。玉至露家。升堂拜母。以金帛數事為羔雁。露及母堅辭不受。玉曰。以吾弟空乏。且當周贈。無已。不腆之奉。何乃却之。弟母即我母也。又何問焉。露始謝而受之。嗣是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給於玉。而贈黃者亦厚甚。居數月。玉曰。已為弟謀得佳婦。六禮無所需。吉期在邇。弟當往贄。如以慈母睽隔為辭。一月後俱歸可也。露問為誰氏之女。玉曰。即去當知之。問之再三。終不告。露疑以白母及黃。黃曰。鄭生固良士。其所謀當不妄。秘之。故以示奇耳。否則為爾惜費也。爾第行。乃與玉俱。不三十里而至。朱門洞啟。院宇軒華。玉下馬徑入。使露候於外。須臾。主人出。年五十許。儀服偉然。肅客入。露趨拜。主人熟視而稱曰。真英特也。既坐。主人曰。舊奉賢尊命。許與老夫結朱陳。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荆婦舐犢之愛。不欲弱女遽隔晨昏。故免君下賁耳。露起而謝曰。叨近冰清。極知欣幸。然露先人早背。安得與大人聯姻。且露之來也。鄭兄實媒之。適奉大教。誠所未喻。主人笑曰。未識鄭玉耶。老夫賤息也。數歲前受業賢尊。老夫心契。嗣是有婚姻之約。故令玉訪君。而君夕陽芳。

草之句。適隱道小女之名。故玉得相遇於城闈也。露再欲啟問。忽傳夫人出見塔。顏貌如三十許人。衣飾華潔。侍者數人。序坐少時。多作家人憐惜之語。而堂角簾中。諸女窺客。吃吃笑語。露頗踧踖。莫知措對。已而玉整衣而出。笑曰。昔為盟弟。今則內兄矣。露亦笑。遂引入客館。設食。有數女。或稱青姑。或稱雲閣夫人。或稱素英姊。或稱阿麗。往來戲樂。窺立其門。風趣妖冶。言詞詭浪。竊竊私語。露頗聞之。而莫敢支應。腹議而已。次日。庭施供帳。工奏音樂。女僕執燭捧香。擁夕芳出。嚴妝袷服。珠翠煒煌。成禮於金碧之堂。同牢於綺羅之席。既成眷屬。情好篤洽。玉相得之歡。亦更踰於往日。甫匝月。露乃告歸。將迎婦以覲母。夕芳了無難辭。而玉父母皆有悵恨之色。露歸告母。母甚喜悅。黃間之。亦先來問狀。既言及其父約昏投徒之事。露疑昔時父或為之。母愕然曰。爾父平昔家居。交接殊寡。安得有是。是必有異。翌日同往迹之。至則斜陽一片。秋草離離。愁白楊之悲風。咽空山之流水。知逢鬼物。舉家驚訝。露心傷目斷。殆亦離魂躑躅而歸。耿耿終日。一夜夢門外。簿函鵬從。肩輿中一人。乃其父也。謂露曰。余向館鄭氏。獲訂婚事。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憲。迫於公劇。未暇視爾。茲因鳳皇山苞元君神。邀赴賞花之宴。故逸道來家。告爾以由。鄭氏偶為避難。移家陽曲。新婦賢淑。終當合并。吾已使人籌畫。爾無憂也。爾師厚德。吾所深銘。玉前奉爾師金帛。皆吾俸餘之物。為吾謝之。匪以云

報亦故人地下之情耳。爾母吾不及晤。爾其告之。言訖揮淚而去。露覺而異之。聞者亦莫不嗟歎。然合并之語。莫得而明。意謂非死不能也。露殆不永矣。反更憂之。一日露徬徨郊外。遙見綠輿一乘。後一人。從數十騎。來甚速。既近則玉也。即下馬相持痛哭。語別後事。不勝嗚咽。云自君去之夕。即為仇家所攻。幾投凶暴之爐。賴與府帥有舊。遣兵救護。老幼家口。僅以獲免。避患他州。極知爽信。貽憂無由。陳達比得尊人書諭。俾玉送舍妹于歸。今已送至君家。君宜速歸。加意調護。玉亦從此別矣。幽明道隔。相見何期。言罷復痛哭。留之不可。上馬馳去。露跟蹌至家。寂然無所見。神色黯慘。徑投卧內。將以吮痕。長漬衾枕矣。既入。乃見錦帳低垂。奩具盈室。亟呼母。舉帷視之一麗女。卧於綉榻。氣息如縷。乃夕芳也。有頃目開四顧。見露而泣。半晌能言曰。妾形體初復。宜令人環坐。以受生氣。於是鄰女駢集。皆言國色。夕芳故善言詞。雖卧寡言。而偶爾酬答。悉出意表。諸女咸悅之。晝夜更番守坐。爭以氣嘘其口中。七日而起。半月而能行。一月而飲食起居。了與人無異。乃言其父鄭氏。名洛。雲林人。家頗豐。男女僕婢數十人。悉死於疫。妾時年十六。冥司言陽數未終。當再生為君妻。風雷啟墓。與馬護行。迷罔之間。遂已至此。前者一月。繾綣猶能記憶了了。所謂仇家者。蓋疫鬼也。夕芳性質柔婉。伉儷甚篤。事堂上尤以孝稱。常念其父母兄弟。不置。每歲寒食。輒與露埽其墓。慟哭而歸。後舉一子。

仕至州刺史。此前明天啟時事。

鄧無影

鄧乙年三十。獨處。每夜坐。一燈熒然。沈思鬱結。因顧影歎息曰。我與爾周旋日久。寧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從壁上下。應曰。唯命。乙甚驚。而影且笑曰。既欲爾怡。而反我畏。何也。乙心定。乃問爾有何道。而使我樂。曰。惟所欲。乙曰。吾以孤棲無偶。欲一少年良友。長夜晤對。可乎。影應曰。何難。即已成一少年。鴻鵠玉立。傾吐風流。真良友也。乙又令作貴人。俄頃少年忽成官長。衣冠儼然。踞牀中坐。乃至聲音笑貌。無不逼肖。乙戲拜之。拱受而已。乙又笑曰。能為妙人乎。官長點頭下牀。轉眼間。便作少女。容華絕代。長袖無言。乙即與同寢。無異妻妾。由是日晏燈明。變幻百出。罔不如念。久之。日中亦漸離形。而為怪矣。他人不見。唯乙見之。如醉如狂。無復常態。人頗怪之。因詰而知之。視其影。果不與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女。以問乙。而乙言其所見。則又不同。一鄉之人。以為妖焉。後數年。影忽辭去。問其所之。云在離次之山。去此數萬餘里。乙泣而送之。門外與之訣。影凌風而起。頃刻不見。乙自是無影。人呼為鄧無影。云。徐懋庵言之。

青州賈

賈人有丙丁相善者。皆青州人也。約至長沙。合資貿易。訂以某日啟行。會於某所。既而丙至。而丁不來。候之十日。丙謂丁爽約。心非之。遂獨往。三年而丁至。時丙已饒於財。將卜歸。乃迎謂丁曰。來何暮也。我且歸矣。丁深謝後期之罪。而不言後期之故。且曰。君歸我亦歸耳。丙問故。丁曰。恐君道遠孤行。或有不利。願伴君以贖前愆也。丙謝曰。君勿爾。君千里遠赴。必有所為。今不終朝而歸。乃以我故也。我則累君。丁固請同行。丙乃許。雖感之。亦復疑之。謂有故而稽遲者情也。無故而旋反者非情也。雖友生之篤誼。爽約之悔深。不宜至此。是必有異。而丁於道途之間。旅居之際。金蘭之情。雲霞之誼。逾於往昔。又時道人生聚散之感。朋友離別之恨。使人悽然如觀寒冰。而聽哀笛。對落月而聞斷琴也。既至青州。丁距丙居近百里。邀丙三日。後過其家。當相待。因執手歧途。慟哭言別。丙亦為之潛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三日過訪。丁妻出見。收淚而言曰。先夫捐館已近四年。其沒也。在公南行之前夕。故不及計。彌留之際。猶諄諄以失約於公為辭。昨夢至家。言公明日當來。宜雞黍俟之。家以公方遠行。未信。今果然矣。丙聞大哭。命其子引至墓所。持尊酒而告之曰。故人故人。已至此乎。向猶謂君寒盟不意已隔泉壤。而君不遠千里。省我而同行。故人於某生。死厚矣。形泯情親。千古所僅。今酌酒故人之宅。能使猿鶴舊侶。更望顏色乎。言罷大哭。子亦痛哭。行道見之。無不隕涕。忽陰風刺骨。

山葉驚飛見丁於塵霧之中揮淚拱手須臾而滅

張將軍

聖人受命。河海安瀾百餘年來。嘯聚之徒。洗心革面。無復梗化。嘗聞故老言。昔有明之季。有張將軍者。逸其名。嘗出海捕盜。駕大舟一。健卒數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有少年書生。形儀雅飭。言有事他國。厚賂舟人。求附舟。將軍故有令。附舟者以謀論。殺無赦。舟人利其金。私納之行。數日。將軍聞香。烟撲鼻。命索舟中。曰。必有盜。得書生。將置之刑。書生自陳非盜。欲之海。外省父無舟。自達。故敢昧死來。惟將軍仁恕。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且憐其孝。赦而與之言。書生能學問。語才。語仙佛語。農商經濟語。俳優諧謔語。出風入雅。吐史談經。隨事酬應。動中竅會。將軍素長於文學。竟莫能屈。往往反為所難。大加歎服。自謂得書生晚也。一日。及捕盜之事。書生曰。盜可服。不可捕也。盜能見將軍。將軍不能見盜。將軍不平。乃大言曰。爾書生。敲枯硯。翻蠹簡。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揚威千里。長鞭所指。遐徼恐懾。區區海盜。何足膏其斧刃哉。書生曰。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將軍曰。海盜之能。解銜刀。戔火。夜趁叢泊。猝聞捕。誅潛逃。數澤耳。書生曰。以其所聞。固不僅此。將軍問汝何以知之。書生笑曰。以盜言盜。安得不。知。姑請試之。將軍愕然。時繁星麗空。海波碎月。萬里無片帆。隻船。書生取筆。築自船頭。吹之。

不數聲。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明炬雪刀。須臾環集。將軍失色。書生笑曰。盜不可捕也。雖然。為國供職。自應爾爾。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戲耳。將軍無恐。復吹篳篥數聲。大呼曰。將軍珍重。某去矣。書生及小舟皆不見。將軍亟命回舟。喪魄者累日。自是不復捕盜。

樊黑黑

有屠者。娶一婦。貌奇醜。蓬髮。厖齒。鼻深目。面頰頽而黑色。肩高於項。左後聳而右前垂。腹腠大如瓜。腰以下肉。臄墳起者三四寸。足復蹇行。步蹣跚。頗好塗飾。見者莫不辟易。而屠者愛之。不啻毛嬙。鄭袖也。有戲問之者曰。何子鍾情之深也。屠者曰。吾每夜於締帷中。微燈閃爍之際。則殊見為麗人。蛾眉巧笑。頰頰多姿。令人猿馬大動。既與合體。並覺纖腰一握。肌理細膩。兩股之間。有香氣襲襲撲人。不禁神骨之俱解也。怪亦問婦。婦亦不自知。間或持燭就照之。即亦無異其本形。而去燭。則復如是。以是愛之。而忘其醜。聞者不信。傳為笑柄。群謂天下固有如是之溺於淫。而復飾此說以誑人也。屠者無以明其言。大恚憤。乃日引鄉里諸惡少。入其室。令嘗試之。果如所謂。於是欲淫其妻者。故言不信。屠者便令與偕焉。所交幾遍。一邑不啻名娼矣。一日方寢。有人自牀頭謂之曰。爾家合為娼。無以致客。故吾為爾婦易形。吾樊黑黑也。今去矣。言訖。寂無所見。而視其帷中之婦。醜態畢露矣。屠者憎其形。一夜三四起。

不能寐久之遂別榻焉向時往來其家者至是皆絕跡

譚襄敏夫人

宜黃譚襄敏公綸夫人某氏初配於李氏于歸之日遺矢轎中其不可過李氏醜之即反諾其母家與絕婚焉由是鄉里聞之無肯委禽者時襄敏貧而未娶夫人之父使人喻意願不索其聘以女歸之遂納為婦夫人既淑且慧不類愚嫗叩其遺矢之故終不肯言後襄敏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夫人以事召至宮中出而笑謂襄敏曰數十年之夢今日始醒矣向嫁李氏日中途假寐夢二女使如內家妝束導吾至一處宮闕巍煥懸門闌數重忽覺腹漲欲如廁女使引至一室因據一紅桶而遺覺而穢物汙襟矣心甚恥恨然知所夢之必非無故姑隱忍待之向所以不告人者恐人有謂我飾詞而包其羞也今至宮中悉符所見既而登溷亦儼然故處使吾無當日之夢不能有今日之事然無今日之事又安得有當日之夢哉月下老弄人何狡獪也襄敏喙然

蕊宮仙史

乾隆癸卯春金谿楊孝廉英甫為扶鸞之戲有仙女降壇署曰蕊宮仙史自叙為宋祥符間人貧恨早逝游於閻風之苑獲選上元夫人命居蕊珠宮掌玉女名錄云云為詩詞操筆立

就凄豔絕倫。叩其生時事跡。終不肯言。因請再三。輒書曰。噫。家烟燈穗中。隱隱有彈淚聲。繼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也。於仙史為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書仙史閨中軼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虛。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畧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相潭人。年十七。才豔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凭檻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履釵。皆喜綉之。或畫為冊卷。花葉左右。題句殆遍。嘗謂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是我輩後身。當加倍珍護。毋令與衆芳伍也。閣中置書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命畫舫。造萬花叢中。吟賞忘倦。既恐有踪跡者。遂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雪駒。侍女數十人。皆綠衫短劍。累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水澄鮮。佳月流素。從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林木。鷗鷺驚翔。興酣更拔佩劍起舞。陸離頓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舟如蟻集。觀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為真仙。下臨皆莫知其為太守女也。久之。從湖上得畫卷。一旁有題句云。夢裏湖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雪。腸斷碧油何處歸。惘然神傷。遂不復出。每當疎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疾且篤。強起索筆。自寫簪花小影。旋即毀去。更為仙裝。倒執玉如意一柄。侍兒旁立。捧胆瓶。挿未開牡丹一枝。凝視良久。一慟而

絕著有問花小景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征雁起平沙
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撥空船迎帝子濕雲封處竹枝斜答黃素冰云歸真猶許住蓬萊回首
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片雲同我墜明月向誰多春日媚楊
柳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劉秋崖

臨川劉秋崖先生曠達士也冬夜讀書甚勤常忘寢鄰有少婦亦夜紡不輟聲相聞也一夕
漏二下聞窗外窸窣有聲响於時淡月微明破窗窺之見一婦人傍徨四顧手持一物似欲
藏置恐人竊見屢置者屢易其處卒置槁稻中而去秋崖燭得之乃一麻繩長二尺許腥穢
觸鼻意必縊鬼物也入室閉戶以繩壓書下靜以待之已聞鄰婦輟紡而嘆嘆不已復泣穴
壁張其狀則見縊鬼踞婦前再拜祈求百態恣意婦睨視數四遂解腰帶欲自經縊鬼喜極
踴躍急自牖飛出婦則仍結其帶有躊躇不行之狀秋崖知鬼覓繩也無繩必不能為厲遂
不呼救而還坐讀書有頃聞鬼歎其門秋崖叱曰爾婦人我孤客門豈可啟乎爾能入則入
鬼曰處士命我入我入矣則已入曰適亡一物知處士藏之幸以見還秋崖曰爾物在某書
下爾能取則取鬼曰不敢也曰然則去耳鬼曰乞處士去其書不然恐處士且驚秋崖笑曰